

葉落的天衣

253 卷夫一陳



833

451

陳一夫先生創作

春天的落葉

上海新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六版

版權所
翻印必
有究

總發行所
上海新智書局

西首公平里

泥城橋白克路

原 著 者 陳 一 夫
校 閱 者 四 明 立 珊
版 權 者 四 明 林 忠 良
印 刷 者 新 智 書 局
特 約 者 寧 波 大 西 山 房
分 售 者 各 省 埠 各 書 局

春天的落葉

全書壹册定價實洋八角

外埠函購寄費另酌

自序

自從拙作處女的悲哀出版之後，接着就寫這部春天的落葉。長篇小說沒有寫過，中篇小說也是嘗試；自己知道，嘗試的東西，不容易討好。但是自問這部東西自始至終是用力寫的，不會有一處地方放鬆一些。雖然內容或者不十分充實，但是我的精神却已經完全的表露出來了，這一點，我自己覺得，很可以自慰。

這裏面的主人翁，是二女一男，結果是三個人很年青的就消逝在那中國海之中。他們像春天才長出來的樹葉，很早的就被風雨所摧殘而離開了樹枝！

故事已經介紹過了，我們再來談談近來的出版界罷！

近來的出版界，真是荒蕪得不堪！你看，兩個老牌作家，有的是借了他的已經成功了的地位，粗製濫造的寫些不堪一讀的文章出來騙稿費；有的呢，像深閨少女般的躲在象牙之塔裏不問出版界的情形！新進中。又很少有天才的作家出來。就是有，也都被一般已成名的老作家和一般不講理的書賈所埋沒着！五四所造成的簇新的新文壇，被糟塌得這樣的荒蕪，言之能不令人心痛！我並不是牢騷，實在是看不過，不得不講幾句！希望一般作家，努力創作罷！中國的死氣沉沉的文壇，我們應當搖着我們的旗幟，繼續五四的精神，前進罷！

末了，謝謝韋月侶先生的鼓勵，更謝謝一班好友們的督促！

十九年的雙十節午後序。

氣候雖然已經入了秋，但是華氏寒暑表上，到日中的時候，還是時時的升到九十度。在早晚的熱度比較的要低些。據說，這就是初秋的景象。

那是九月的開始的一天，氣候還是照舊的熱着。在 W S 碼頭上，雖然有一陣陣的海風吹上岸來；但是扛貨物的小工還是赤裸了他們的上身背上揹了很重的貨物氣喘喘地來去走着。A H 皇后號的輪船上，開始有乘客上船了。

太陽收去了強烈的光輝，黯淡的黃昏籠罩住了整個的上海。同時一盞盞的路燈與各商店門前的電燈，也統發出皎白的亮光，照得路上如同白晝一樣。

馮星初手裏拿了一個皮包，匆匆的從亞東酒樓走出來，後面

跟着三四個朋友，當星初上汽車的時候，幾個友人都站在門口向他說：

「星初！珍重罷！希望你儘力的發揮你的固有的抱懷，在那裏更希望你能夠成功你的事業。」

「謝謝你們的厚意，我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再有聚首的機會！朋友們！各自珍重自己的前途罷！」說着那汽車的車輪已經在轉動了。

在黯淡的神情中，他們是分別了。

在汽車嗚嗚的叫聲中，星初是到達了W S碼頭。

當茶房引他到三十五號房間的時候，他眼前突然的一亮：一個大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郎走出他隔壁的三十四號房間。那烏黑的頭髮，水一般明亮的眼睛；秀長的身材，漆黑的皮鞋，使他

不得不對伊注意一下。

他走進了三十五號，一看自己的物件統在着。他放下了皮包，拿出了日常應用的東西，走出了門到甲板上去散步。

那裏離開上海熱鬧的中心究竟遠了，除掉碼頭上的小工們發出杭育杭育的扛貨聲外，岸上是什麼聲音也沒有。海水被風吹動着，照在海面上的燈光，也隨着水的搖動而模糊。岸上的樹葉，被風吹得搜搜的呻吟着，這時，氣候似乎確已現出了初秋的景象。月兒高高地懸在天空中，皎潔的光亮照在那空洞的甲板上，他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腦海中起伏着紋亂的思緒：

——星初啊！你怎麼會飄零到那近赤道的南洋去的？我想，你在校裏讀書的時候，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到離開祖國數千里路的星洲去罷？

——你的父母與你別離了！你的弟妹與你分別了！在他們的心房中，也許不會會想到你這初出茅蘆的小子竟飄零到海外去！

——二十四個年華，是隨着流水去了！轉瞬間你的青春也將消逝了！飄泊的生活，就這樣的混過你的一生麼？

——不，我將找尋我的歸宿處呢！

飽含着寒意的秋風，向着他身上吹去；嘈雜的聲音也漸漸的大了，他摸出他身邊的時計看了一下，他驚奇的覺得就快將與那繁華的上海分別了！他不覺的有些依依，想起了年事很高的父母與問寒噓暖的弟妹，無情的淚珠，終於奪眶而出了！

一陣陣尖銳的汽笛聲，催着送客的人們上岸。他也從甲板上走還自己的房中。在這時候，又引起他的傷感，一雙雙情侶或者新婚的男女依依不捨的神情，使他感到孤獨的悲哀；他看見人家

父母與子女別離時的依依，也引起他想念他那年高的父母！

他走到自己的房間門口，適纔看見的一個女郎，又現在他的眼前，她同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和兩個年齡相仿的女郎在談話。那中年婦人或者是她的母親；那兩個年齡相仿的女郎，大概是她的同學罷？

她們立在欄杆旁邊，說着別離的話，從她們水汪汪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她們的別離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媽！你要珍重你的身子，你那不肖的女兒不能時時的在膝下侍奉了！爸爸的脾氣不好，你總要忍耐些的對待他！媽啊！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再能夠聚首！」

當他走出門口也立在欄杆旁邊的時候聽見那預備動身的女兒說。她說的時候時時的用手怕去揩拭她的眼睛。

「秋兒！你在外面要自己保重好自己的身體，不可以像在家裏般的貓貓虎虎！在家裏有我在照顧你，到了外面去有誰來當心你呢？到了那邊就寫一封信給我，讓我好安心，你爸爸那裏，我會代你料理！」她的母親更傷心得發出抽噎的聲音。

「李家媽媽！你也不要傷心，汽笛又在叫了！你也該回家去了，天氣在轉涼了，你們也該注意你們的身子。秋姊你到了南洋，立刻就寫一封信來告訴我們你沿途的情形。以後呢，隨時也應該報告你的一切，這是頂要緊的。」

「……」她們母女倆相對着默然。惟有抽噎的聲音，一聲聲的消逝在呼呼的海風聲中。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再等十分鐘船要開行了。李家媽媽！你也該回去了。」

「那未我去了。珍重啊！秋兒！」

「噢！媽啊……」她不能再出聲了。

在黯淡的神情中，她們是別離了。黑大的烟鹵裏，冒出烏黑的濃煙，散在清明的天空中；那碩大的船兒，反抗着猛烈的海風而向前進發，那浪頭與船身相接觸而發出轟轟的聲音，與機器間裏發出來的機器的軋軋聲相應和着。在那汪洋無邊的大海中，這碩大的輪船，實在是非常的渺小。

x

x

x

x

x

x

太陽發出和暖的光輝，照得海面上發出金黃色的亮光，天空中一些雲絲也沒有，大概就是秋高氣爽的徵候罷？這又是一天的開始。

星初醒來的時候，時計上的針兒已經指在九點半上了，太陽

光射進他的房間，他立刻坐起了身子。穿了衣服漱洗後，他走到甲板上，去換些新鮮的空氣。

這天因為風小的緣故，甲板上滿立着乘客，談着不同的話。除了一部分的白種人之外，坐着與立着的中國人，差不得都是說着強硬的廣東話。

那三十四號裏的女郎，也站在欄杆邊，仰着頭對着天空癡望着，這時，大概她心中在懸念着她的母親罷？在她那白嫩的臉上，露着兩條晶亮的淚痕。

星初站到欄杆邊，低着頭望着那淡黃色的海水，太陽的光輝照在上面，也隨着水而動搖，一陣陣的海鷗，撲撲的在水面上飛着；船身向前進行，那海浪朝兩邊分開來而翻出白的顏色；霎時，又照舊的恢復原狀。

他也在想着上海，更想着故鄉，他想念上海的一班朋友？懸念故鄉的父母弟妹。他更幻想着未來的前途。

他又轉過臉去望那站在身旁的女郎，她穿着姜黃色的單衫，下面穿了一條黑色的裙兒；一雙肉色的絲襪，套在她那滿現出曲線美的玉腿上。脚上穿了一雙黑色的半高跟皮鞋；頭上的頭髮，蓬蓬的鬆散着；那像蘋果顏色的臉上，不搽着任何脂粉而現出自然的美來。在他覺得她是一個合於現代美的一個美女子。

從這天起，她那美麗的影子，不時的在他的腦海裏隱現了。

一一

一卜卜！一星初在房裏正躺在牀上低着頭在看紫霍甫的短篇創作集，忽然的聽見門上有卜卜兩聲很輕微的敲門聲，他抬起頭來注視了門上問：

「外面是誰？」

「是我，先生，」聲音是像女人，但他不熟識這聲音；心中雖然在猜疑，但他的身子是站起來去開門了。

「……………」他很驚奇的那敲門的人就是那隔壁三十四號裏的女郎，在她那滿露着笑容，蘋果般可愛的臉上，可以看出她是有什麼要求來了。

「先生！很對不起，我魯莽地來打擾你。」

她說着流利的國語，那聲音像出谷黃鶯般的清脆；她那櫻桃般的小嘴，翕張的時候，紅得非常可愛，旁邊的酒渦，更增加她的天然的美麗。

「那裏話？有什麼見教？」

「我因為自己的一枝自來水筆忽然的壞了，但是我現在正要

據信，所以想向你借一枝自來水筆一用……」

「那沒有問題，拿去用好了。」說着從身邊摸出一枝翡翠色的 Carbers 自來水筆遞給她。

「對不起，稍停一刻就來奉還。」說着地向自己的房裏去了。

他恢復了適纔的樣子，還是躺在牀上拿了那本紫霍甫的短篇創作集想看。但是那書上的字，無論如何也不能入他的眼睛，這時，在他的腦海中滿印着那女郎的情影，其餘，什麼也沒有在他的腦海中停留！

——啊！多麼神祕和可愛啊！那女人的笑，我不信，世界上竟有這樣可愛的年輕女郎？你看他那烏黑的眼珠，露出亮晶晶的像水一般的亮光；再加上那很濃的睫毛，很勻稱的遮蓋在上面。

她竟有電影明星克萊拉寶般的美。不，她的舉動不像克萊拉寶般的輕浮，她像珍妮蓋諾一般的幽靜，美麗。

——這樣美的女郎，怎麼她的母親肯放她一個人遠涉重洋？要是在路上遇到了什候歹人，那不是很危險嗎？像現在滿鋪着荆棘的人生之途上，那一處不是陷坑；那一處不是魔窟，一不留神，你一定的墮落進那深不可測的陷坑與魔窟！我不懂她的母親怎麼竟這樣不認識現社會呢？

——噢，是了。也許她另有苦衷罷？在家庭裏叙叙天倫之樂，或是與朋友，愛人，在花前月下的天國般的樂園裏，去找尋人生的樂趣。爲什麼要飄零到那遠離故國的海外去呢？不錯的，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罷？

——飄零的生涯，究竟是苦的罷？遠離父母，拋兄棄妹，過